



離騷語文疏解

王 泗 原 著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離騷語文疏解

——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——

王泗原著

文學
離騷語文疏解

著者 王泗原

主編者 王耳

書號.038 開本.762×1067 1/29 印張.8 $\frac{2}{29}$

字數.122 000 定價頁.129

一九五四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本次印數 1—8 000 冊

定價 8 800 元

出版·發行

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

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

合作印刷廠製版

上海山陰路五七弄一二一號

三星印刷所印刷

上海浙江北路一二九弄五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從語音學，方言學，語法學，訓詁學，文字學，校勘學各方面研究『離騷』的語文問題。對古語文裏的一些重要問題，如『合韻』、『正反兩義並訓』、羌、亂字等，都有深入的解釋。後附索引，列舉了解釋的問題。『離騷』原文經過仔細校勘。據以校勘的版本凡二十六種，詳見自敘。

這本書可供楚辭研究者和古語文研究者參攷。

離騷語文疏解

離騷

一、篇名：

離騷的名稱有三個：（一）離騷（史記屈原賈生列傳）。這是原來的篇名。（二）離騷賦（漢書賈誼傳）。『賦』字是後人爲了表明離騷的體裁加上去的。（三）離騷經（楚辭章句）。離騷經的經就是春秋經，道德經，沖虛經，南華經的經。它是什麼意思，我且拿春秋來說明。本來春秋就叫春秋。有了解釋和補充它的公羊，穀梁等等以後，才有人給它們佩上一個徽章，叫春秋經，春秋公羊氏傳等等，用來分別它們的正附並表示它們的關係。『經』的意義就是今語的『正文』，『傳』的意義就是今語的『解說』。春秋公羊氏傳就是春秋的公羊氏的解說，簡稱作公羊傳。再有人認爲這『傳』傳得不够時，他又來個解說，又起別的名稱。春秋經，公羊傳，公羊外傳，公羊章句，公羊雜記，這是一套。同樣，詩韓故，韓內傳，韓外傳，韓說，這又是一套。同樣，離騷經，離騷章句，這也是一套。各套的名目有多有少，關係並沒兩樣。還有一部書的分篇有時也加上『經』字，也還是

一個意義，像老子上篇開頭說『道可道，非常道』，就叫『道經』，下篇開頭說『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』，就叫『德經』（道德經的道德兩字就是取上下篇的首句各一字拼起來的）。『經』的意義根本不像後人心目中的『經』那麼神聖不可侵犯。最初的『傳』什麼的都是另外成書的，那些作者還沒發明那字分大小，行分單雙，格分高低的種種方法。既是另外成書，分別把它們叫經叫傳自然是適應需要的了。經傳並看時對照着翻檢是不便利的。後人找到了更進步的方法，拆開它們，把傳對應地附在經後面。這時，除了像春秋在文裏分別標明『經』『傳』外，書名或篇名下面的『經』字是該去掉的。但不一定去掉了。這樣，楚辭的古本有的『離騷』下沒有經字而現行楚辭章句本還有。

二、體裁：

離騷二句（『句』是依讀詩的習慣說）一韻，二韻一節，通篇一樣。長到九十三節。我認這二句一韻，二韻一節的形式是楚歌的最基本最普通的形式。這，從現存楚辭裏的篇章可看出來。在歷史上，記錄下來的最著名的垓下歌便是這種楚歌。倘有人重編楚辭，垓下歌是不該再遺棄的。離騷雖是屈原的創作，但它的體裁就是楚歌的體裁，並不

是屈原創造的，也不是文學革命革出來的。這種形式在楚人的實際生活裏保存了很長久的時期，一直到現在，故楚地的湖南江西的山歌（秧歌）的形式還是這樣。倘若你在插秧時節到這邊的田隴裏，你就有機會聽到『四面皆楚歌』。

這種楚歌形式的特點，可用兩種分行寫的方法表示出來：

〔離騷〕

（一）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

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

皇覽揆余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；

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

〔垓下歌〕

力拔山兮，氣蓋世。

時不利兮，騶不逝。

騶不逝兮，可奈何？

虞兮，虞兮，奈若何？

（二）帝高陽之苗裔兮，

朕皇考曰伯庸。

攝提貞于孟陬兮，

力拔山兮，

氣蓋世。

時不利兮，

惟庚寅吾以降。

騷不逝。

皇覽揆余初度兮，

騷不逝兮，

肇錫余以嘉名：

可奈何？

名余曰正則兮，

虞兮，虞兮，

字余曰靈均。

奈若何？

種：

這種楚歌在歌唱時非韻句下和韻句下都可襯上助音「兮」。寫下來呢，格式有三

式。

(一) 最常見的一種格式是助音「兮」只記在非韻句下而韻句下不記，像離騷的格

(二) 助音「兮」只記在韻句下而非韻句下不記。

浩浩沅湘，分流汨兮。

修路幽蔽，道遠忽兮。

懷質抱情，獨無匹兮。

伯樂既歿，驥焉程兮？（懷沙）

（三）助音『兮』韻句非韻句下都記。

浩浩沅湘兮，分流汨兮。

修路幽拂兮，道遠忽兮。

懷情抱質兮，獨無匹兮。

伯樂既歿兮，驥將焉程兮？（懷沙，史記錄載的）

助音『兮』的可記可不記如同助音『也』的可記可不記。敦煌莫高窟發見的北魏和平二年（公元四六一）寫本孝經殘葉在今本有也字的地方都沒有也字。

在這裡，把『詩』，『歌』，『歌詩』，『賦』幾個名詞說明一下是有必要的。

發抒情感時，勞動時，常常很自然地唱出些簡短的話來。這，就它的表達說，叫『詩』，所以說『詩言志』（帝典），所以說『誦其言謂之詩』（漢志）（這兩句話可用『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』解釋），所以國風是詩的一部分；就它的唱腔說，叫『歌』，

所以說『歌永言』（帝典），所以說『詠其聲謂之歌』（漢志），所以唱什麼詩就叫歌什麼（左傳襄二十九年）（歌什麼的歌字和前引帝典漢志裏的歌字意思一樣，雖照今日的說法詞性不同）。詩和歌是一件東西的兩樣說法。漢志『代趙之謳，秦楚之風，皆感于哀樂，緣事而發』，說的就是詩（歌）。這是人民大眾唱出來的詩（歌）。有些人有很好的文學修養的，利用人民大眾的詩歌的形式來寫作，這可說是文人創作的詩。這裏面的一部分，像屈原的作品，便是『賦』。賦的基本形式還是詩，只因出自文人，篇章不免放大，有時語句也延長。賦源于詩，規模比詩大。譬如水，源小而流大。所以班固說：『賦者古詩之流。』（兩都賦敘）規模大，容納就多，也因為這，大致地說，卻不便于歌唱，只能誦讀了。所以漢志引傳曰：『不歌而誦謂之賦。登高能賦，可以爲大夫。』爲什麼能賦就可以爲大夫呢？漢志的解釋是『感物造端，材知深美，可與圖事，故可以爲列大夫也』。照這意思再解釋便可這樣說：只會打山歌是不能做大夫的；要能因物生感，造作主題，這就見得他的知識深，材能大，可跟他計畫事情，所以能做大夫。拿詩三百篇裏的篇章來說，只會唱唱『關關雎鳩』，『靜女其姝』那樣的情歌是不能做大夫的，『坎坎伐檀』的勞動者也是不能做大夫的；要像某某『作爲此詩』那樣的人方才有

資格做大夫。這個且撇下不談。單談那「作爲」的「詩」或「賦」，又有所謂「詩人之賦」和「辭人之賦」。像「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，皆作賦以風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」（漢志·下同）的是詩人之賦；像「其後宋玉唐勒，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修麗閎衍之詞，沒其風諭之義」的是辭人之賦。不同的地方是「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辭人之賦麗以淫」。這「麗」是賦比古詩增華的地方。而詩人之賦有惻隱古詩之義，不失爲言志的東西，那模樣還不差；辭人之賦便只管堆砌些修麗閎衍的詞藻，只是爲作賦而作賦，那就淫了。漢志敘詩賦爲五種。前三種都叫「賦」，看不出有什麼顯著的分別。敘說裏孫卿屈原賦算是「咸有惻隱古詩之義」的，敘目裏屈原賦列在第一種，孫卿賦卻列在第三種；敘說裏宋玉，唐勒，枚乘，司馬相如賦算是「修麗閎衍之詞，沒其風諭之義」的，敘目裏又把它們和屈原賦同列在第一種；敘說裏揚雄敘在司馬相如一道，敘目裏卻列在第二種。第四種「雜賦」和前三種不同，裏面列的是「客主賦」，「雜思慕悲哀死賦」，「雜鼓琴劍戲賦」，「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」，「雜禽獸六畜昆蟲賦」，「雜器械草木賦」等等。大抵是描寫個別的情，事，景，物的。第五種是「歌詩」，從裏面列的是「高祖歌詩」，「宗廟歌詩」，「吳楚汝南歌詩」，「齊鄭歌詩」，「雒陽

『歌詩』，『諸神歌詩』，『送迎靈頌歌詩』等等，知道這一種跟詩三百篇一樣，『諸神歌詩』和『送迎靈頌歌詩』又跟屈賦裏『九歌』一樣。所以這『歌詩』就是前面說的『詩』和『歌』。漢志叫『歌詩』是爲的跟六藝裏的『詩』區別。總括地說，『詩』，『歌』，『歌詩』都是詩，這是一種；賦是一種。所以漢志總稱這兩種做『詩賦』。

屈原的作品，依現在的話說，是詩，或說詩歌；如果詩賦並舉，便是賦。史記屈原傳說『作懷沙之賦』，漢書賈誼傳說『作離騷賦』，地理志說『作離騷諸賦』，藝文志著錄『屈原賦二十五篇』，可見漢人認屈原的作品是賦。但不是末流的那些爲作賦而作賦的所謂辭人之賦而是所謂詩人之賦。劉勰認離騷是賦，也是詩（銓賦明詩兩篇都敘離騷）。這些都是對的。蕭統文選將離騷九歌這些另列『騷』一類。劉勰揄揚楚辭，特著辯騷一篇。割裂離騷一詞而單稱騷，以『騷』爲一種文體的名稱，都是不通的。後來又有所謂『騷人』，當然也是不通的。

詩發展到賦是一大進步。這在漢人已是這樣看法。漢志著錄詩賦，列賦于詩前。漢志大致根據劉歆七略，這點或許也是和七略一樣的。到蕭統文選還沿襲這個辦法。

三、語言：

離騷的語言是活的楚語，只經過了藝術的錘鍊。但這活的楚語並不是屈原特地以白話入詩。凡在秦統一以前寫下來的東西沒有不是當代的白話的（說見我的『古文蓋棺定論』）。特地以白話入詩是那些作古文的後人的事。

四、『離騷』一詞的意義：

司馬遷說：『離騷者猶離憂也。』（屈原傳）離憂一詞出山鬼。『離騷』『離憂』都是聯綿詞，不能拆開。兩詞同有個『離』字，而司馬遷不說『騷猶憂』，可見他沒看錯。離騷就是離憂。再要解釋它，就可用楚辭卜居的『心煩慮歛』和屈原傳的『憂愁幽思』。游國恩先生說離騷是牢愁，牢騷（楚辭概論第三篇第四章），實際上跟司馬遷的解釋一樣。離古音羅，屬ㄛ母；騷，憂，牢，愁古音都屬ㄠ母。ㄛ么疊韻。所以『離騷』，『離憂』，『牢愁』，『牢騷』都是疊韻聯綿詞。離騷，離憂是古楚語，而異時異地表示這個意思的語音是牢愁或牢騷。山鬼說：『思公子兮徒離憂。』為什麼離憂？因思公子。看了山鬼裏這句話就知道司馬遷解釋得那麼恰當。班固王逸以下都沒看出離騷和離憂都

是疊韻聯綿詞，便分兩個字講。『離憂』句戴震注說『徒我思君如此離憂』，好像悟到了離憂一詞不可分，卻不明離騷卽離憂。

我說『離騷，離憂是古楚語』，還有證據。國語楚語：『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。』騷離和距違都是疊韻字。騷離就是離騷，也是離憂，是怨恨的意思。韋昭注：『騷，愁也；離，畔也。』他沒看懂。屈原的離騷也有怨恨的意思，這裡可以引孔子的話：『詩可以怨。』（論語陽貨）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（一）

兮字，孔廣森說古音當讀阿（詩聲類卷七陰聲一附）。這個論斷是對的，但他的說解的三個證據沒有一個能够成立。我且分別說明：

第一，他說：『秦誓「斷斷猗」大學引作「斷斷兮」，似兮猗音義相同。猗古讀阿，則兮字亦當讀阿。』這樣的推法很不穩當。古人引書不一定字字是原文，因得簡冊不易，多憑口耳相傳，文字難免互異，且引用時只要意思不差，文字儘管用自己常用的文字。大學的作者和秦誓的作者不同時不同地，引秦誓到猗字，他可自由地選用任便一個和猗

字有同一「作用」的助詞，不必音同。所以

如，介，有容，是，保，亦職，達

可改爲

若，个，有容焉，寔，能保，尙亦，通。

那麼從引猗作兮而推定兮亦當讀阿，這當然不能成立。而且公羊傳「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，其心休休能有容」（文十二年），猗作焉，難道可推定焉亦當讀阿嗎？

第二，他說：「嘗考詩例，助字在韻句下者必自相協。兮字則施丘，君子偕老，氓，遵大路皆與也同用，今讀兮爲阿，于也聲正相類。」這是不對的。助詞在韻句下的若真自相叶，則兮與也同用反足以證明兮不讀阿而屬「一」母。他誤以爲「也」古音讀佗，這是自來古音學者相襲的錯誤。「也」古音讀勿一，並不會有過佗音。說詳見後「不撫壯而棄穢兮」條。

第三，他說：「虧字亦五支之當改入歌戈者。說文本從亏，或從兮，未必非兮聲也。」這也是不對的。虧字是形聲字。凡形聲字，形的部分專表意，聲的部分專表音。文字中有些形旁兼聲的，即說文所謂「從某，某亦聲」的，那是會意字。而形聲字與它

劃然不同。虧字繫在于部，字或從兮，于或兮的部分是表意，那是無疑的（參看後『不撫壯而棄穢兮』條『烏乎』解）。若說于或兮兼表音甚至專表音，則『盧』的部分要來做什麼用？盧的音，說文𠂔聲，唐韻荒烏切，集韻荒胡切。虧從盧聲，絕非兮聲。我還疑虧字是從霍聲，霍隸省作霍。又說文有『省聲』一例，或是從霍省聲。『雨』頭與『𠂔』頭在隸草行諸體中均極近似，且隸書雨頭與𠂔頭每不分，韓勅碑側『彭城劉彪』，韓勅碑陰與史晨後碑『孔彪元上』各彪字都可證。虧字在漢代已因隸體草體而譌雨頭爲𠂔頭，許慎也跟着錯。再從虧字意義講，說文『氣損也』。損對益言。氣益是吸氣，氣損是呼氣。凡呼氣時，口自然成讀霍音的狀態，且發音也像霍。所以用霍注虧的音是適合的。

孔廣森所舉證據不能成立，如上述。此外有一個例，看來比前所舉孔廣森的第一第二兩證更好，那便是詩魏伐檀韻句下的助詞『兮』『猗』同用，依他的『助字在韻句下者必自相協』的說法，正好證明兮讀阿。但這個例是不能這樣解釋的，因為韻句下不同的助詞不相叶（如兮與也不叶），相叶的就是同一個音。助詞猗與兮是同一個音的兩個寫法，所以伐檀的猗漢石經作兮（不懂猗是助詞的人們誤以『連猗』爲疊文同義，用出來，且寫猗作漪。這是不通的。）。